

·书画名人·

贤者之范 君子之风

——怀念刘登龙先生

王猛仁

书界良师、周口著名书法家刘登龙先生走了。2023年12月17日10时左右，我在工作室安安静静地写字，稍后，随意打开微信，看到这个消息，顿时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眼前变得一片模糊。那一刻，我不知所措，没有了继续书写的兴趣，歪倒在沙发上，兀自看着窗外，沉浸在无尽的回忆与思索之中。

时光回溯到1986年，我被调入周口地区文联工作，专事书画编辑的同时，于次年接任周口地区书协秘书长。时年，首任书协主席是何仰羲先生，刘登龙先生是副主席。几年后，周口地区书协换届，刘登龙先生接任主席，我任副主席兼秘书长。在周口文联工作的日日夜夜，每有重大活动，我都第一时间向他汇报，并征求他的意见，周口书法艺术事业的繁荣、发展与提高，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。先生一生醉心丹青，学问渊博，腹笥丰赡，在文化艺术界享有盛誉，“一生倾心血，万里传芳名”，是社会各界和艺术同道对他的高度评价。

我敬慕刘登龙先生的为人，还有他对书法艺术的执着。刘登龙先生虽不善于与人打交道，但他有一颗温暖的心，有一双智慧的眼睛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淡泊名利、不求闻达、宽宏仁厚。他的书法，行楷最精，备受世人称赞。书坛名宿张海先生评价他的书法：“近人善楷者极少，精楷者更少，而能具龙游之韵者更见寥寥。”已故著名书家何仰羲先生曾赞誉他：“无论是为书为人，始终表里如一，不掺杂个人私见，只求心安神怡，而不问得失分寸，他一直以超然平静的心态面对这个社会。”

刘登龙先生的多才多艺往往被其书所掩，一般人只知道他的书法，而对他的诗和戏曲知之甚少。他退休后，一直在省城生活，每有空闲，便拿起板胡，为戏迷朋友来几段精美的唱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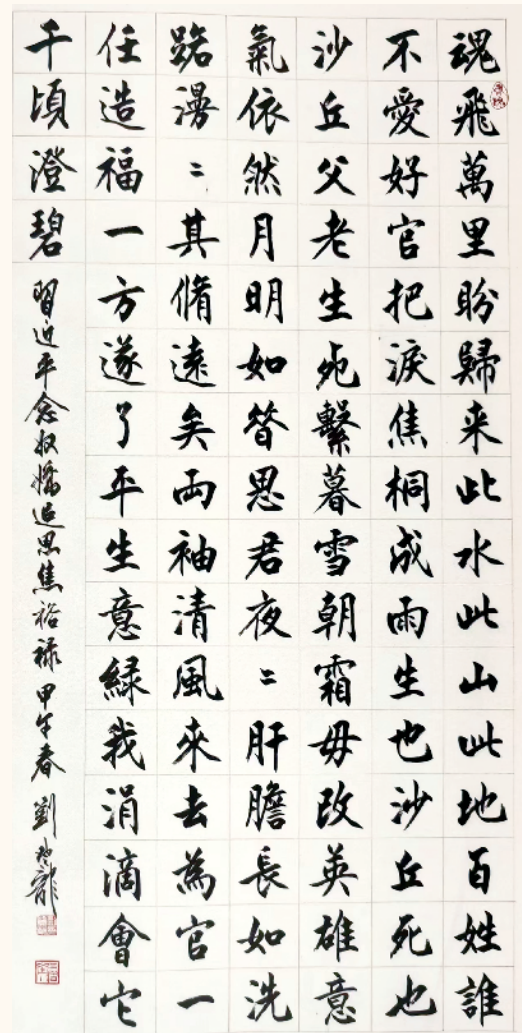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的书法，得益于他在西华逍遥文化馆工作的经历。在那里，他苦练基本功，每天临池

不辍，几乎到了“一日不书则觉苦涩”的地步。“静者心奇妙”，正是这种远离喧嚣的宁静心态，使他的品德修行及诗文卓然有古人风。他身边弟子无数，他常叮嘱学生：“要想把字写好，第一要学做人，第二要多读书，第三才是学写字。”

我与刘登龙先生相处共事几十年，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优良品质：以君子之风待人，以梅兰之心悦己。最后一次见到刘登龙先生，是他爱人病故的第二天，我与几位书友前去吊唁，借机看望并问候一下先生。那些时间，尽管他悲泣难眠，却丝毫没有耄耋之年的状态，没有感叹时光流逝、自伤衰老之情。一段时间后，他的情绪恢复，一位精神矍铄、身躯坚毅、面色红润，带有儒雅风采的谦谦君子，又出现在人们面前。

刘登龙先生60岁之后的书法开始“变法”，不但自己每天践行，还不断勉励后辈多读多写多看，他的这一创新，被戏谑为“二非体”，也就是今天看到的刘登龙先生的书法面目。在先生身上，你丝毫感受不到他“以大家自居”的作风，也没有“好为人师”的教诲，更看不到一点“得势脸就变”的势利。先生娴于古文，又不废新知，故功底坚实，学问深厚。偶作诗文，无不征引明确，辨析精当，旁稽博采，言必有据，高人一筹。书协工作，千头万绪，每次我请教他，并奉上文案，不论多忙，他总细细披阅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刘登龙先生常说：“我的笔就是我的生活，我的艺术就是我的生命。”书法，在他人看来，似乎是无关宏旨的小事，然而它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。刘登龙先生的人品与书品、气质和艺术成就，堪称我辈心目中的典范。后来，他的书法由帖学转向碑学，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“中原书风”的影响与浸淫，加之他崇尚古贤、师法有道，所以在他笔下，那种飞腾跌宕的精神风貌，是一般习书者所没有的。豫东有不少青年后学，仰慕先生的人



刘登龙书法作品。

品书艺，极力追随其后，苦练苦磨若干年，方知不能望其项背。毫无疑问，他是中原大地书法文化的一张名片。

如今，刘登龙先生已远去，但他心中深藏的艺术，他的大爱与大悲、质朴与善良、儒雅与坚韧，他留下的无数墨宝与文字，包括他最后的板胡独奏与深邃的思考，都将被人们视为珍宝。

谨向刘登龙先生献上挽联：“美德常念，志同松柏节同竹；嘉风久伴，言可经纶行可师。”

·感悟书法·

一瓢居书话

张华中

(接上期)

一七一

习草者，移易位置，增减笔画，左右揖让，上下牵带，虽可添其趣味、增其活泼，如若不循“知白守黑”与“虚实相生”之古训，终为小技、小趣也。

“白”与“虚”，无也，境也，因无而境出。老子曰：“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式。”又云：“凿户牖以为室，当其无，有室之用。”由此可知，愈是虚无的，愈能变幻空灵玄奥之境，故一如庄子“虚室生白，吉祥止止”是也。

“黑”与“实”，有也，朴也，因有而朴存。老子曰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又云：“故有之以利，无之以为用。”由是可见，愈是质朴的，愈能诠释深邃超然之胜，一如庄子“挈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”是也。

白与黑，虚和实，相生相辅，须臾弗离。太虚

则疏，太实则堵。不能相生相发，相隐相现，终不领其意旨也。刘熙载《艺概·书概》有言：“古人草书，空白少而神远，空白多而神密。俗书反是。”金句也。

一七二

逸少喜鹅，痴迷不能自持，有古文载之：“性好鹅，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，善鸣，求市未能得，遂携新友命驾就观。姥闻羲之将至，烹以待之，羲之叹惜弥日。又山阴有一道士，养好鹅，之往观焉，意甚悦，固求市之。道士云：‘为写《道德经》，当举群相送耳。’羲之欣然写毕，笼鹅而归，甚以为乐。”诗仙李白《送贺宾客归越》中也有“山阴道士如相见，应写黄庭换白鹅”之诗句，以证此事。

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。近取诸身，远

取诸物”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，因外物而激发灵感，融入书法创作，古已有之。

逸少观鹅，察鹅之起、行、立、卧、扑、啄、戏诸形，悟出并发明出“鹅头点”。其《兰亭序》中著名“之”字，上面一点，横躺竖卧，奇姿百出，与鹅头酷似，让人感其形而会之趣，羨其姿而惊之奇。又复观鹅之引颈而歌、回颈而食、交颈而戏、曲颈而池等，悟其旋、转、曲、折于其行草之中，增鸾凤之灵动、舞龙蛇之回曲。

难怪李阳冰论书有“于眉发口鼻，得喜怒舒惨之分”“于天地山川、日月星辰、云霞草木、文物衣冠，皆有所得”之议；孙过庭有“况书之为妙，近取诸身。假令运用未周，尚亏工于秘奥；而波澜之际，已浚发于灵台。必能傍通点画之情，博究始终之理”之论哉！

(未完待续)